

# 华西坝联合办学对华大的影响

金开泰

华西协合大学自 1910 年开学以来，在中外人士的合作下，经过 20 多年的艰苦努力，正确处理了跨文化科技传播中的冲突，化解了大学的危机，调整确立了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三院并立，1933 年 9 月 23 日获得中国政府批准立案。办学思想，校政管理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相应的重大变化。成功、平稳地把一所教会学校改造成为中国政府主导下，中西融会，服务中国的私立大学。既维护了国家的教育主权，又吸纳了外国科技人员及教育投资长期为中国服务，使学校有了长期存在的基础，特别是在随之而来抗战艰难时期，成为保存中国高教资源，坚持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基地。

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学校面临极大的挑战和发展机遇。在日军侵略占领半壁河山下，学校尽管也面临着重重困难，依然做出了对国家、民族、大学都具伟大历史意义的决策：先后接收了许多所大学的借读生和转学生，又接纳了中央大学医学院、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北平燕京大学，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协和医学院的部分师生以及护士专科学校等，来华大联合办学。对联合办学的辉煌，笔者已经在“华西坝上合作办学的辉煌篇章”中作了简要说明，那么联合办学的机遇对华大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八年中华大在张凌高校长主持下，彼此配合，采取紧缩师生住房、借出土地等多种方式，帮助安置了北方迁来的大学师生，甚至不少外籍老师家里都接待过外校老师。其教学设施、设备皆提供各校共用。尽管拥挤，但使大家有较为安定的生活环境，开展教学与各项工作。在合作中从不以主人自居，凡事共商共决，协调一致，相互开放课程。故几校东归时，留下的“纪念碑文”称：

抗战军兴，全国移动，华西协合大学张校长凌高博士虑敌摧残我教育，奴化我青年，因驰书基督教各友校迁蓉勿使弦歌中辍。其卓识宏谋因已超乎寻常，使人感激而景仰之矣。而华西协合大之的校舍、图书馆及一切设备，亦无不与四大学共之。甚至事无大小均由五大学会议公决，而不以主客悬殊，强人就我，即学术研究亦公诸于同人，而不以自秘。此尤人所难能，若持之以恒，八年如一日，则难之又难者也。

联合办学及知识分子的西迁，对华大的影响或许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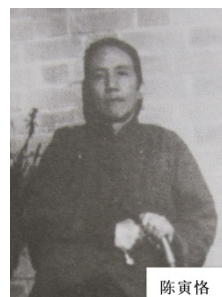
首先西迁来的专家学者荟萃，给华大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标准，使华大在抗

战时期无论规模和培养人才的质量上都得到很大发展。

笔者在《灵秀华西坝》中通过书刊、网络搜寻了抗战时期坝上先后的知名中籍学者 200 余人。随各校迁移到华西坝的知名专家 100 多人，这些学者除了几校合作教学，学生自由选课外，有 20 多人曾直接受聘于华大；此外华大从西迁的学者中先后聘任了 40 多位国内较知名的专家，1941—42 年有庚款教授及研究员 8 人，部派教席 8 位。华大此时的中籍高级师资有一半多是从大迁移中汇集起来的。与此同时学生也在不断增加。战前只有学生 560 人，1940 年增到 640 人，1942 年达 900 多人，1945 年达 1300 多人。教学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可以说华大 1938—1949 毕业生的 2000 余人，都是受益者。

简介如下：

文学院：燕大 1942 年来后，1943 年就聘请了被称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1948 年首批中科院院士的陈寅恪先生，1944 年搬到“广益学舍 45 号”，在华大文学院讲课，慕名前来听讲者，不乏百数人，讲堂座无虚席，待立门窗两旁，几无容足之地。听讲的不仅是学生，华西坝其他大学也有不少教师来听课，当时学术界不少人私下里尊他为“教授之教授”。甚至林山腴先生也前往听讲。



陈寅恪

政治学家，首届中科院院士肖公权先生，1942 年受聘燕大在华西坝上课，燕大北迁后受聘华大，继续授课。来听他讲课的，可容二百人的礼堂座无虚席。先生声若洪钟，讲解入微，学生莫不钦仰其学识之博大精深。



肖公权

齐鲁大学聘请了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和钱穆，对华大也有很大的影响。顾颉刚擅长组织学会、办理刊物、经营出版。他组织的“中国边疆学会”，鼎盛时会员达到了 600 余人。他受邀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上发表了《四川早期历史》的演讲。他在重庆主持《文史杂志》时曾约清华大“中国社会史研究室”为该刊编辑《中国社会史专号》。钱穆 1941 年 10 月在华西坝“东西文化讲座”连续做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军人》、《中国革命与中国青年》的演讲。1943 年 9 月受聘华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兼历史研究部



钱穆

主任，先后招收了研究生 20 余人。

从南京流亡来成都受聘于金陵大学，被誉为“现代李清照”的沈祖棻，1942 年受聘到华大任教，开设《诗选》、《词选》和《曲选》课。她学养深湛，讲授、启发，循循善诱，课中每讲及一种风格，皆出摹拟题目，指导学生习作，课外又指导了“正声诗词社”，造就了不少人才。



沈祖棻

理学院的发展也得益于许多流徙来的专家，如药理学系，1939 年抵达成都的汤腾汉，受庚款教授之聘到华大任教授，代理药理学系主任。兼授各种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如药物合成、卫生化学、药物分析，同时亲自讲授中药研究、药物化学等课程，开创了药学教育的新局面。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受命主编《中国药学会会志》，3 年中连续出版了三卷。又如



汤腾汉

东吴大学来的刘承钊，以部聘教授受聘于理学院。生物系 1938 年聘请了金女大学士、岭南大学硕士的胡秀英，教授植物解剖学、形态学、生态学课程达八年之久。带领学生在彭县九峰山发现了冬青，后被誉为“冬青之母”。

再如化学系 1940 年聘请了刚从美国回国的张铨，任教育部庚款讲座教授，授制革化学、制革工程、蛋白质化学、工业化学、有机化学等课。主持华西大学与省建设厅、教育厅合办的实验制革工厂。1942 年张铨介绍，聘请了何伟发到化学系任教授。授有机化学、液体燃料、高等有机化学等课



张铨



何伟发指导学生

程。他曾潜心研究四基铅汽油添加剂，

使普通汽油变成航空汽油，并用于 H a m h 战斗机，1944 年春获重庆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汽油精”头等奖。1941 年还聘请了金陵大学的吕锦璠担任讲师，为化学系开设了“摄影化学”课程，在我国高等院校首次开设此课，为五大学同学开放。1941 年她与华西医院合作研制出中国

第一张可用于诊断骨折的 X 射线感光片，她拍摄的第一张 X 光片照片，现保存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中。农业专修科先后从金陵大学聘请过单寿父、乔启明、胡昌炽等。

医科方面，中大医学院和齐鲁大学、协和对华西医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1938年华西坝三大学（华西、齐鲁、中大）组成联合医院，中大医学院戚寿南任总院长，主管全院并从事内科教学与诊治，“戚院长”之名家喻户晓。



戚寿南



程玉麟

神经病和精神病学教授程玉麟亦随中大到华西协合大学，讲授神经解剖学、神经病理学、临床神经病学和精神病学以及皮肤病学等。1942年冬，学校与成都市政府合作筹办精神病院，刘昌永任院长，程玉麟被聘为专任教授并任精神科主任，他带领学生在医院查房和示教，开展胰岛素昏迷疗法、戊四氯抽搐疗法等新技术新治

疗。

联合医院又聘请董秉奇任外科主任、教授。他知识面宽，手术技巧好，威信高。讲课时总是把一个小教室挤得满满的。吴和光、杨振华、冉瑞图等外科专家都得到了他的培养。



董秉奇

神经病理学家黄克维 1939年回国后任中央大学医学院内科副教授、教授；中大迁出后仍兼华西大学医学院病理学教授。蔡翘、张查理、郑集等也有很大的影响。

齐大医科高年级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先来华大。病理学专家侯宝璋，1938年随齐大学生迁入华西坝，以教育部部聘教授在华大任病理系教授、系主任，授病理学。他治学严谨，并以善于教学而著名，他讲课缓急有致，句句玑珠，且常间以诙谐，使学生如坐春风。他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医生，华西病理学的陈钦材、江晴芬是他在华西的高足弟子。



眼科专家陈耀真，1937年随学生南迁，在华西协合大学存仁医院任眼科教授。他为华西培养的毛文书、沈祖寔、李凤鸣、方谦逊、罗成仁等都是国内眼科的专家。



陈耀真

泌尿科专家刘荣耀，1938年随校迁来成都，在三大学联合医院任教。1940年起专攻泌尿外科。儿科专家樊培禄，1938年随齐鲁大学



医学院来成都，在三大学联合医院、中央大学医学院儿科任教。

北平协和医学院的中外籍医生，曾带了 10 余名学生也来到成都，医生参加华大医学院的教学活动，学生随华大医学院的学生上课。美籍劳克斯 Loucks, 在新医院做外科主任，每天查房，每周作一次手术，进行一次大讨论或内外科联科讨论。1944 年下年华大医学院举办战时服务演讲，对战时各项急救及治疗方法，讲解极为精详，往听同学亦颇为拥挤。美籍冯克伦 Forckner ，任新医院内科主任。每天查房，每周组织讨论，有时是内外科联科讨论。此外还有艾世光、张光璧等医师亦在新医院工作。

这些对华大医学的发展及对学生的培养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学生（43人）1. 吴琬 2. 王慧荣（牙） 3. 刘玉兰（牙） 4. 张毓华（牙） 5. 胡起英 6. 田北辰 7. 周美华 8. 刘灿 9. 黄启妹 10. 陈瑞梅（牙） 11. 罗芸芳（牙） 12. 周孝珍 13. 王春漪 14. 李培华 15. 蔡敬孔 16. 田树润 17. 林如冈 18. 丁 佃 19. 郝毅民 20. 杨貽道 21. 罗志强（药） 22. 姚永葆 23. 袁自强 24. 张光濛 25. 王传恩（牙） 26. 李松初 27. 陈连佑 28. 陈夔仲（牙） 29. 郑邦赫 30. 戚金陵 31. 曹质清 32. 谷毓之 33. 吴南华 34. 黄梦花 35. 孙良翁 36. 丘建春 37. 王传芳 38. 李宝珍 39. 洪士元 40. 王化洲 42. 张昌祚 43. 星北铎 53. 戴述古 54. 戴覆华

老师：（19人）41. 胡祖遗（E. C. Wilford） 44. 杨振华 45. 王成恩 46. X X X47. 曹钟梁 48. 韩芳清（G. S. Cunningham） 49. 乐以成 50. 宋延安 51. 方叔轩 52. 韩培林（E. R. Cunningham） 55. 王之琪？ 56. 张君儒 57. 杨济灵（A. E. Best） 58. 吴德诚 59. 凌子富 60. 陈耀真 61. 吴和光 62. 谢锡璫（王幼来供照，邓长春整理名单）

医院也有新的扩充，华西大学医院 1942 年建成部分后，即开始接待病人，

1945年竣工；1938年建立了结核病疗养院；1941年接受了麻风病医院；1942年冬与成都市合建了精神病院。联合医院在众多专家的参与下，依照协和医院的规章制度，进一步完善了管理制度。从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主治医师到主任，从助理护士、护士、护士长到总护士长，都有明确的职责制度。有定期的业务会议及病历管理。冉瑞图教授回忆说协和医院病案室主任王乔治，来成都后帮助我们建立了严格的病案管理制度。他管理的协和病案堪称“协和一宝”，要保证来门诊的老病人在看病之前把老病历送到医生的写字台上，完了又收回放回病案架。各类随访资料都要按索引查明病历归档，甚至一个小纸片也要粘好。住院病历是病人出院时，由住院医生清理后，送记账处结算收费，然后送到病案室。清理中有规定的次序，首页是三堂会审的文书。每个要用国际通用的号码编号，如肺结核是360-123，（肺是360，结核菌是123）。（《华西坝琐谈》忆抗战时期求学华西）存仁医院也在陈耀真教授的主持下，建立了培训住院医师制度。每周日上午他参加查房，从书写病历至检查、诊断治疗、讲座分析，均一丝不苟。每周一次杂志报告会，鼓励青年医生写有关眼病防治的文章、病例报告、病案分析、调查研究论文等，他修改后送有关杂志发表，并汇集成册，广为发行。

其次，正是在这些专家学者的参与下，华大不仅保持了原有的系科，而且增设了新的系科。如文学院的经济系，1937年受聘到华大文学院历史社会系的杨佑之教授及陆续到来沈嗣庄、谢霖、潘源来、程英祺、滕茂桐等共同努力下，1940年将原有的经济组改建成经济系，开出了20多门课程，还聘请金陵大学崔毓俊授农业经济学；



杨佑之



李安宅

此期又将原社会组改建为社会系，李安宅任主任，聘请了姜蕴刚、蒋旨昂、于式玉、冯汉骥等专家；

乡村教育系是由1937年从上海回到成都聘任教的乡村教育学家傅葆琛先生的努力建成的，1944年改为乡村建设系。努力倡导“华大的特殊贡献在民间而不在庙堂，华大的服务区域在乡村而不在城市”。



傅葆琛

1940金女大年成立家政系，在它的示范下，华大理学

院 1942 年由美国升造回国的彭荣华创建了家政系，目的在于培养医院、机关团体的膳食管理人员和家务管理人员。就是医学院 1946 年成立的护理系也是在协和护士专科学校的示范下努力争取建立的。

第三，充分利用人才荟萃，增设科研机构，开展研究。1940 年由闻宥主持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聘请了吕叔湘、韩儒林等，还专门聘请后首届中科院士、燕大教授的陈寅恪、李方桂及考古学家董作宾等为特约研究员。出版了《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论丛》、《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



闻宥

1941 年由何文俊主持成立了农业研究所；1942 年成立了华大边疆研究所，张凌高校长兼任所长，实际由李安宅副所长主持。与华西边疆研究会、中国边疆学会共同开展考察与学术活动。1942 年由程英祺主持成立了经济研究所；1942 年由钱穆主持成立了历史研究部；1943 年由傅葆琛主持教育研究所；同年由李培甫主持成立了国学研究部；1944 年由姜蕴刚主持成立了中国历史研究室。1940 年设立药厂，1941 年获聘赵幼祥、郭质良、汪昭武 3 位庚款协助研究人员。这些机构或独立或五大相关机构合作开展广泛的合作研究与出版学术期刊，试制新药等都取得一定的成果。

在各校和研究机构的组织下广泛地开展了学术活动。如华西边疆研究会定期的专题演讲，陈耀真、郎健寰发起的眼耳鼻喉学会，每月举行学术例会，到 1950 年达 115 次。1941 年眼科学会单独成立，例会也达 80 余次。中大医学院蔡翹主持的生理学会，也是经常有学术讨论会。基于人才荟萃华西坝，罗忠恕先生得以组织“东西文化学社”，开展中外学术交流。

第四 共生效应对学校的促进作用。五校同一居处，竞争是正常的。一所大学内，有的竞争只能局限在一校之内，只能是系际、院际之竞争，现在学校集中在一个地方，几乎时时处处都会有校际的竞争，普遍提高了大学的竞争心，荣誉感和参加热情。尤其是在公开的体育竞技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如《体育之光照亮华西坝》中所提到的 1943 年全市大中学生秋季运动会中华大获总分 183 分，居各校之冠，全校欢欣鼓舞，既举行了火炬游行，又升华成什么是华大精神的大讨论。这对学校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至于文化娱乐方面，金女大全系女生，又独自设立有音乐系和体育系，对

各校的文化艺术活动自然是有带动作用，歌舞器乐声经常充满华西坝，既改善了学校的生活情趣，又深化成各校的传统。最有典型意义的是1940年2月10日五大学歌咏团，汇集演员80余位，到重庆进行大演出，影响波及全川。华西校友合唱团久唱不衰，亦或有当时的影响。

知识、知识分子的大迁移，华西坝上联合办学对华大的影响是巨大而多方面的，本文难以尽述。金大外文系主任，又是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在中国的驻地代表芳威廉，在华西坝住了八年，退休后他写了一本《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对抗战期间，几个大学在华西坝上联合办学，他作了热情讴歌，也说到对华大的影响，或许是很好的概括。他说：

这群独立学校之间的合作成了他们密切而且很自然的接近，虽然并不容易，但整体上讲是出乎意外的成功。对华西大学而言，战争虽然没有使它迁移，既不用地下活动，也不需要到一个新地方，但它为华西带来了显著变化。……局势的不稳定、营养不良、拥挤和通货膨胀夺去了这些大学很多人的生命。但是，战争年代并非没有进步和成就。“下江”来的大学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标准；不同经济和知识背景的同事带来了许多变化。华西现有的教学与研究计划要比只依靠当地资源丰富得多。示范和绝对的必要性让相当多的中国人担任了一些重要的行政和教学岗位。这些年他们的研究和公共服务，也是由示范和时代精神所刺激，得到了重视：准备急需药品，帮助制糖工业，推广课程，协助工合、成立家政系，进一步发展农学，1941年成立农业研究所。

大学是一千年来世界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她的核心是理想，更是众望所归的“精神家园”。大学是知识的聚散地，社会前进的火车头。她的魅力在于有一批渊博的教授，承接前人积累的智慧，并把它活化起来，在实践中弃其狭义，注以新知，传播人间，转移给青年一代，引领他们站立起来，登上高楼，瞭望世界，领略希望的曙光，发现人生和世界的立体诗章，实现代代传承，永不言止。马丁·特罗认为使大学处于“良性循环”的一个重要措施是保持来往于名牌大学的学者络绎不绝；接待著名学者是名牌大学优于第二流院校地位的一个重要手段。华西坝上的联合办学虽然是战乱时期不得已而为之，它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绝妙机会。今天我们仍然庆幸，这是华大历史上得到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对华大各专业，尤其是对医药专业的发展，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参考《灵秀华西坝》人物资料